

言情

梁晴◎著

YAN
QING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安徽(2017)月报文学类

2017年12月安徽(2017)月报文学类

2017年12月安徽(2017)月报文学类

2017年12月安徽(2017)月报文学类

2017年12月安徽(2017)月报文学类

2017年12月安徽(2017)月报文学类

言情

YANQING

梁晴◎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言情/梁晴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2

ISBN 978-7-5396-4136-2

I. ①言… II. ①梁…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16766 号

出版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张妍妍

特约编辑:温 媛

装帧设计:许含章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63533889

印 制: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551)64235059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19.5 字数:320千字

版次: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定价:3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清闲_{尘梦} / 001

冷月_{无声} / 159



清
闲
尘
梦

尹松果当年在学校的时候,喜欢对种种事物下结论。对于梅谦石和简莹的这一段故事,她得出一个结论,说特别的缘分必是来自天赐。当然她还下了一个结论:天善妒而天赐的缘分必然有因无果。这已经说的是后话。

一九八〇年的二月间,梅谦石应邀到南京大学去参加一个全国性的很热闹的思想研讨会,当时何洗尘恰好在南京一年一度地探望老母亲。何洗尘家在上海路,离南京大学非常近,梅谦石便时常到何洗尘家去坐一坐。梅谦石很喜欢何家那种游子归来的人间气息。

在新疆支边的时候,梅谦石和何洗尘便是朋友,那时候梅谦石是团部的宣传干事,何洗尘是团部卫生所的卫生员。后来他们一块儿考到武汉去读书。梅谦石是中文系的研究生,何洗尘在同一所大学的病毒专业念了四年本科。

再后来,他们先后留校,就在那里安身立命。

梅谦石和何洗尘的友谊,表面上看起来聊胜于无,是所谓真正的君子之交。

何老太动辄便抱怨：“你们俩，无论谁先给我生个孙儿孙女，也算是真有一份孝心。”可见老太太早就不把梅谦石当作外人。梅谦石的母亲早逝，父亲在山东的老家当了大半辈子走乡的铁匠。老爷子不喜欢有个固定的家的概念，哪里有一盆好炉火，有几盅好酒，有相好的女人，哪里便是临时的家。

那一天，冷雨兼细雪，春寒逼人。梅、何二人突然兴起，骑车去逛老远的栖霞古寺。梅谦石自有他的理论，认为古寺当在冷僻之处，人迹罕至时，方不失为一方净土。香火鼎盛，随缘功德，说到底，总不免带着俗界的功利气息。

栖霞寺那一天果然非常之清静。

何洗尘认识寺中的一位老和尚。老和尚“文革”中被迫还俗的时候，曾经在上海路菜市场附近靠卖葱姜度日，和何洗尘如今已经去世的父亲常在一块儿下棋。

老和尚正独自枯坐，忽见客至，自是十分喜欢，邀至禅房，用好茶相待。只见半明半暗的禅房中，拢起一盆好炭火，火盆正中的铁支架上，用瓦壶煨上了浓浓的铁观音。

三人闲谈片刻，茶开了。茶香一时四溢，顿使禅房暖意融融。老和尚斟上茶来，何洗尘正待细品，梅谦石已经一盅热茶豪饮下肚。飞快地连饮三杯之后，他以手抚胸，道：“这三杯滚烫的茶水下去，总算暖和过来了。”何洗尘笑道：“可惜了一清师父的上品铁观音了。”老和尚笑笑道：“无妨，无妨。”又为梅谦石斟上一杯，梅谦石便端了这一杯茶暖手。

何洗尘向老和尚介绍梅谦石，说他是六十年代初边塞诗的一位才俊。梅谦石笑道：“年少血旺时的勾当，哪里值得一提！”老和尚便连连道“幸会”，眉飞色舞间，竟然也吟诵了几句边塞古诗，“风掣红旗冻不翻”之类。

炭火毕剥，瓦壶徐徐地喷吐水汽，茶香仿佛把禅房杏黄色的门帘濡染得有了几分诗意，在这样的氛围里谈论大漠狼烟、长河落日，情感上的落差特别明显。隔着窗玻璃望出去，禅房的廊檐下堆满了凌乱的建筑材料，刚刚修复的古寺又待进一步地扩建，很有点曾经败落的大户东山再起的浮夸味道。老和尚捧

来了一堆纪念品逐一展示，特地拿起一串玛瑙佛珠要他俩看，笑道：“这是我去年在香港参加佛教活动的时候，泰国的佛教界朋友送的。”

趁着老和尚暂时告退，梅谦石便对何洗尘笑而不止，说：“清人龚炜在《巢林笔谈》中写到的那座寺庙，今天总算得以一见了！”何洗尘边喝茶边笑：“那座寺庙怎样？”梅谦石道：“‘盆栽充庭，诗画满壁，鼎樽盈案’，寺中老僧‘盛服而出，款曲之际夸示交游，侈陈朝贵’。”何洗尘笑问：“那又怎样呢？”梅谦石说：“龚炜下一断语曰：盖一俗僧也！”何洗尘哈哈大笑：“既然清代便不乏俗僧，今天有俗僧又有什么奇怪呢？”

说笑间老和尚来邀他们去寺内参观。一行三人步出禅房，沿偏殿的回廊前往大雄宝殿。只见寂寥的庭院中，雨雪早已打湿了古老的青砖甬道。

大雄宝殿正门的台阶下，一尊半人高的紫铜香炉内冉冉地飘散着淡淡的香火，那在淫雨冷雪中挣扎的薄薄的火焰，有一种凄清的意味。

一青年斜撑着伞，试图遮挡由殿侧吹来的阵阵北风，伞下一位穿灰色套装的女孩子，双手环握很粗的一束香，举在飘忽的火苗上点。细细的雨丝纷飞的雪粒，在他们四周打着旋。这样一幅画面，无端动人心弦。

灰蒙蒙的天地、阴冷的寺庙、稀薄的香火、焚香的年轻人，这一切构成了一种哀伤的格调。

跨进大殿，举头便见新塑的释迦牟尼金像，梅谦石道：“佛祖，久违了。”拱手作了个小揖。老和尚不便附和，双手合十，念了一句“阿弥陀佛”，便忙地引他们去观赏十八罗汉。转到后殿，只见盛装的观世音菩萨身披薄如蝉翼的白色丝织物端立在莲花座上，笑吟吟地俯瞰众生。观世音身后的帷幕里有各种各样的彩塑，每一个彩塑有一个佛教故事，老和尚不免逐一讲解，两个人倒也听得津津有味。何洗尘笑笑说：“还是观世音的世界热闹。”梅谦石点点头：“可不！”说着背着手走开去，满大殿独自转悠。

一会儿便听见梅谦石招呼他们，两人循声过去一看，原来大殿角落悬挂的大钟底下，陈列了许多牌位和大大小小的单人照片。老和尚道：“这是在为死者

超度亡灵呢。”梅谦石不太明白，问：“照片里的人便是死者吗？”老和尚点头，道：“阿弥陀佛。”梅谦石和何洗尘均有点毛骨悚然。照片上的人无不栩栩如生，尤其一位年轻的男子，眼神里满是活泼泼的生命的色泽，教人不相信他已经永远地离开了这个熙熙攘攘的尘世。

“生与死，其实只隔一层纸。”老和尚牵着梅谦石的袖子，附耳道出这一句警世之言。一时间，连梅谦石也不免相信起生命的荒谬和不可知来了。何洗尘是学医的，一向比较理智，说话不免带有理性色彩：“一切的偶然性都带有必然性，死亡也是如此。”梅谦石道：“噢？愿闻明教。”何洗尘指着小伙子的照片，说：“如果他是骑摩托车出了车祸，那一定是他性格里有一种争强好胜追求刺激的成分……”“如果他是病死的呢？”何洗尘道：“那一定是因为他的肌体里一向缺乏对某种疾病起抗御作用的基因。”梅谦石问道：“你是说，死亡有规律可循？”何洗尘答得很肯定：“一切命运的悲剧几乎都是先天的。”梅谦石侧目道：“你在学院里整天摆弄什么鬼病毒哟！你还不如上哲学系去开它一门课。”何洗尘微微颌首：“岂敢。”

老和尚笑道：“或者你在老衲这里摆个摊为香客占课问卜。”梅谦石、何洗尘均笑起来，梅谦石大赞这是好主意。

老和尚旋即请他们去藏经楼。

跨出门槛，看到女孩子手中的香束已经明明暗暗地燃着了大半。女孩依然悬着肘不断地转动香束，想必是要把它们全部点燃。风向变化无常，男孩子撑伞撑得很吃力，香烟时而浓浓地熏向女孩子，女孩子便吭吭地咳着。

藏经楼其实是两人此行的主要目的地。上得楼去，梅谦石却显得颇为不耐烦。粗略地看了一眼，三人便依次从狭窄的楼梯上走下来。老和尚随手拉上雕花门扉，落上大锁。穿堂里的风比庭院里的要强劲得多，仰头看去，连悬挂在廊檐下用以撞击大钟的彩雕木鱼，也在风中晃动不已。

梅谦石抱怨说：“该是艳阳天的季节了，忽又变得这样冷！”

何洗尘不以为然：“要不怎么说，‘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呢？回去等我

给你找件厚一点的毛线衣。”

正殿的阶下，香束已插进了香炉。女孩子垂首站在大殿里，不知在祈祷什么。男孩子收了伞立在一侧。他们的背影嵌在阴森的殿门里面，显得单薄。

他们到底在祈祷什么？

升学？婚姻？求仕？

参观过侧院的舍利塔，他们便去斋堂等待开上素斋。老和尚笑着告辞，说：“老衲片刻之后将有佛事要做，不再奉陪。素斋开上，二位自用便是。”说罢抽身告退。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一时间倒无话可说。梅谦石百无聊赖，摸出烟来吸，何洗尘便仔仔细细地用餐巾纸把两人的餐具擦拭一遍。

忽然之间鼓钹齐鸣，偏殿里果然开始做佛事。梅谦石一跃而起，冲出斋堂，赶往偏殿去瞧热闹。在拐角的小山门门口，他与迎面而来的女孩子结结实实地对撞，梅谦石赫然看见她脸上纷纷滚坠的泪珠。

梅谦石怔怔地看着男孩尾随女孩奔去。雨下得又紧了些，檐水呜呜咽咽地倾泻在栏外的花圃里，几株一串红在冷风冷雨里冻得瑟瑟缩缩。

梅谦石是个一向被女孩子们追逐的人物，以至于退化了他在感官上对异性的关注。此刻令他悸动的并非女孩子的容颜，而仅仅是那些在光洁的面颊上似珍珠般滚落的泪珠。

梅谦石时已年逾不惑，对于女人的哭他不是没有领教过，因而他格外诧异，世上果然有如此圣洁的泪珠吗？

怎么能怀疑它的圣洁呢？

梅谦石循着鼓钹之声来到偏殿，看到一清师父已经披上了袈裟，与众和尚按部就班地做佛事。五大三粗的孝子遵循着指点三跪九拜，他的脸上只写着愚钝。

鼓钹声中，梅谦石眼前不断地滚落着女孩子脸上晶莹的泪珠。

他终于肯定女孩子并非为生者祈祷，而是在祭奠亡者。否则，别人的佛事不至于令她如此触景生情。

回到斋堂，饭菜已开上良久而热气无多。何洗尘待他坐定方才举箸，然而两人吃了俄顷，依然未觉果腹。

何洗尘也是无话，只是频频地为梅谦石布菜。喝罢了小半碗香菇菜心汤，他指一指屏风外，对梅谦石示意：“喏，你看。”

梅谦石看去，男孩和女孩在斋堂的角落里，垂首相对，桌上放有两菜一汤并两碗米饭，女孩子泣而不动箸，男孩子便也乖顺地坐在一侧不吃不喝。

梅谦石和何洗尘对自己满桌的残羹剩菜生出了几分莫名的愧意，恰好两碗热腾腾的素面送了上来，两人草草地吃完，赶紧走出斋堂。

佛事已经结束，和尚们聊着天走出偏殿，边走边解身上的袈裟。一清师父遥遥地与他们打招呼：“吃过啦？”

何洗尘谢过老和尚，便领着梅谦石去参观千佛岩。

出得古寺，虽然感受到一股旷野的寒瑟，但两个人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山上的路已经很有几分泥泞，然而满山的萧瑟与残缺斑驳的千佛岩浑然天成，构成一种整体的和谐。梅谦石将千佛洞逐一看过去，肩头渐被雨雪打湿，他亦不觉。何洗尘立在树下躲雨，说：“最后一个洞里的佛，你看看是谁？”梅谦石便探头向最贴近岩壁的一个洞里去看，却见逼窄的洞里满登登地站着手举凿子和榔头的石匠，洞里一股人尿味。梅谦石笑道：“忽然之间来了一个现实主义。”何洗尘很认真地讲解道：“传说石匠凿完九百九十九个佛像期限已到，于是他便站到最后一个洞里去，化身为佛，连手里的工具也没来得及放下。”梅谦石不由得笑道：“肉身凡胎敢去充佛，他也够思想解放的。”何洗尘笑着搭腔：“泥胎石头皆能为佛，人何以不能？”

说说笑笑之间，两人下得山来，取了自行车，驱车回城。热闹的城区渐入眼帘，两人谈论的话题愈加多而杂，也就慢慢地淡忘了那对哀伤的男孩女孩。

梅谦石第二次见到女孩子，是在两年后的深秋。那一学期他开大课“中西比较美学”，阶梯形的大教室逢到他上课总是人满为患，迟来的学生有时就垫一本书坐在过道上。

梅谦石讲课“目中无人”。校方对他破例,允许他讲课时吸烟。就见他指间夹着烟卷在空中指画,口若悬河,渐入佳境。几乎所有的讲师对分配给自己的课时都抱一种无可奈何的态度,从学生熬过来的人,一下子又跌进课堂,而且是“无期徒刑”,真有永无再见天日的感慨。梅谦石不同,平时在校园里出现,风采绝对平平,新生被人引见之下,多半会大失所望,不止一个新生背地里耻笑过他微微内圈的长腿。但是一上讲台,梅谦石的情况立刻改观,迷恋他的学生们几乎全都认为讲台上的梅谦石身上笼罩着一个不可思议的光环。梅谦石讲起课来物我两忘,才思一泻千里。同事皆说他彼时的状态可谓真正的“天人合一”。

梅谦石的讲义通常都很薄,有时候只有一两页边沿打有装订孔的横条纸,然而不知不觉三节课下来,勤勉的学生已经记了厚厚的一沓笔记。这些笔记洋洋洒洒、蔚为壮观,读来看看全是触类旁通的好学问。

梅谦石这种即兴发挥式的讲课,使他许多闪光的思维火花稍纵即逝,连他自己也未来得及领悟便成为永远遗憾的惊鸿一瞥。他倒也不试图抓住它们。当时堂堂的中南大学有名声赫赫的五大才子,梅谦石是公认的五魁之首,但是校方破格提拔了一次副教授,其他的四名才子统统顺利过关,唯有梅谦石独自徘徊。说起来非常简单,原因皆在梅谦石没有一本自己的专著。

要梅谦石坐下来写文章非常难。当他面壁枯坐的时候,他觉得他的才思都跑得无影无踪,每一行字写出来都充满着艰涩。梅谦石对这种奇怪的现象无从解释。

爱好讲课的梅谦石很容易有哗众取宠之嫌,其实诱惑他的仅仅是黑板前的那一方讲台,而非讲台下的人。阶梯座位上黑压压的脑袋对于他或许起着与烟卷同样的作用,他只需要下意识地感觉到烟卷的存在,而并不一定要用它来解决烟瘾。在他的概念中,他的学生便是那片黑压压的整体,单个的脑袋则如烟吸过以后偶尔飘落在衣襟上的烟灰,对于他几乎没有意义。

他永远记不清他弟子的面孔。何况他的弟子实在是太多。中西比较在当时是非常热门的课,而他的课又讲得才华横溢。每学期,选他课的学生呈几何

数增长,他慢慢学会了不去劳神记清他们的姓名和脸。

若非养成了这样的散淡作风,何至于简萤在他的讲台下听了大半学期的课,他却一无所知呢?

梅谦石讲课绝不拖堂,铃声一响立刻打住,宣布下课。大学生们的心理很奇怪,碰到喜欢拖堂的老师,他们会百般作怪不予配合,甚至在抽屉里把碗勺敲成一片,好像再不下课就会立刻饿死。梅谦石痛快下课的结果,便是学生们的拖堂,每每宣布了下课,学生们不是往外走,却一拥而上,团团围定他的讲台。

讲完课的梅谦石,身边永远簇拥着他的狂热弟子。

这一天,师徒们亦步亦趋地出得教学楼,忽见天昏地暗,大雨将至。学生们顿时无心恋战,大部分人转瞬间便作鸟兽散,只有小部分忠实的弟子坚持要护送他回家。梅谦石被纠缠至牛奶铺附近,告饶道需饮一瓶牛奶长长精神,弟子们方才彻底告退。

他刚捧起一瓶牛奶,雨脚便欢快地踏响了门前的水泥地。

牛奶铺不过是座简易的小棚。平时学生们买了奶,会拿到门外去吸,边吸边浏览路边的书摊。此刻,铺子里挤满了躲雨的人,吸奶的和不吸奶的,都同样不自在。

雨越下越欢,门前像挂了张帘子。梅谦石很后悔刚才停下来买奶,否则此刻搭乘学生的自行车,也就到家了。梅谦石搁下奶瓶到衣兜里去掏香烟,小铺里太挤,他一动,胳膊肘就碰落了旁边一个女孩手中的笔记本。

他俩同时叫道:“对不起!”

他抢先俯身去拾,只见笔记本的封面上端正娴雅地写着“中西比较美学”。既是自己课的笔记,他未免要翻阅翻阅,他一目十行地看下去,感到非常吃惊。他的所有即兴迸发的才思,以往像水珠一样任他抛洒一地,覆水难收。他像一个富家子弟挥霍金钱那样挥霍他的智慧,他并未曾感到可惜。如今忽然看见那些收不起来的水珠被人用一根看不见的丝线串在一起,连他自己都对它们的富丽感到瞠目。

他看看扉页上写有一个名字：“简萤”，他对这两个字很是茫然。

这时候便听见牛奶棚外面的雨声里有人大声地喊叫简萤，简萤答应着站起来，挤到门口去，一位穿红色雨衣骑小跑车的女郎便给她递过来一把雨伞。红衣女子扶着车子探头朝牛奶铺子里看，咯咯地笑将起来，道：“梅才子，你怎么回事儿？蹲在牛奶棚的湿地上做学问啊？”

梅谦石忙不迭地站起来，把笔记本还给简萤。红衣女郎是个颇有诗情的图书情报专业的进修生，入学之前她就在广州的报刊上发诗，入学之后她的诗居然在《诗刊》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常有人跟她打趣，说尹松果毕业以后也不用再回广州的图书馆了，只管琢磨如何摘取宇宙诗后的桂冠吧。其实尹松果并非对什么桂冠感兴趣，她只是好热闹、好出格罢了。尹松果领导的诗社常去打扰梅谦石，梅谦石自然不会不认识她。

岂止是认识，简直是“认识”得有点避之不及。

尹松果一眼看透了梅谦石的心思，狡黠地笑道：“若不是大雨扫兴，我现在就要押你去东湖把酒论诗。”

梅谦石笑道：“幸亏今天下雨。”

尹松果笑道：“饶你一回。”

简萤已经撑开了红伞站在雨地里，见他们谈笑结束，便回眸一笑，道：“梅老师，我先走了。”

红伞映红的面颊上，忽然滚落了一颗原先缀在她刘海上的雨珠。梅谦石心中铮的一声，犹如一道闪电穿云裂石，这时他才发现，简萤穿着一身灰色的套装。

梅谦石待雨住之后绕到系里，找系里的干事小王要了本学期选修他这门课的所有本科生名单，名单里没有找到“简萤”这两个字。

非常奇怪，简萤好像是个连“形式”带“内容”都很容易融解于人群的女孩子。此刻梅谦石想起她，除了脸颊上的水珠、泪珠，其他的依旧是一派茫然。

简萤上下课总是独往独来。

尤其是下课，别的女孩子站在座位上娇慵地伸展腰肢、左顾右盼的时候，她已经三步两步地离开了教室。待到大股的人流拥出教学楼，她的背影也就隐没在校园之中了。

简萤也是图书情报专业的进修生，梅谦石的课不在他们的选修范围。听梅谦石的课不带任何功利色彩，因为最后不必去拿他的学分。

简萤一开始是随尹松果来听新鲜，一节课听下来，她就想不如一听到底，求个善始善终。

简萤怕在众目睽睽下进课堂，所以她每一次都去得很早。但是每一次看到迟来的学生坐台阶，她又感到很是不安——毕竟她是占了别人的“合法座位”。下了课于是更快地逃离课堂，就像是逃离非法入侵的土地。尹松果笑她的这种迂腐心理，说：“如今的大学生谁不逃课？人家逃课的都不如你这抢课的来得惶然。”

简萤依然不能理直气壮地去听梅谦石的课。尹松果喟然长叹，说：“如今的世界哪，小人坦荡荡，君子常戚戚。”简萤笑道：“那么阁下是小人还是君子？”尹松果扬眉道：“这还用问？当然是小人！”

简萤无比欣赏尹松果。再也没有见过第二个人似她那般“堕落”得理直气壮。

那一天简萤撑着尹松果的大红雨伞回到宿舍，天色已经晚了。尹松果是个忙人，半道上去了一个饭局。简萤在两个人合住的小屋里小主妇般地张罗了一通，收下了晾在走廊里的衣物，叠好午睡后来不及叠好的被子。桌上有尹松果喝剩的咖啡杯，她把杯子拿到公用的盥洗室去洗刷干净。屋里的光线很快变得昏暗，她伸手去拉电灯开关，才知道原来今天停电。

简萤不想点蜡烛，便把窗帘拉开半幅，倒了一杯白开水，倚着窗台悄无声息地喝。喝了一会儿，把书橱上一只乐口福的大听子取下来搁在膝上，一片一片地从里面取出麻烘糕来吃。

尹松果酒足饭饱归来，一进门便看到了这么一幅斯人独憔悴的画面。

尹松果恨恨地道：“就猜到你要赖饭！”啪地把一塑料袋牛肉锅贴扔在简萤面前的桌子上，夺过简萤的杯子看一看，哼了一声，“又是白开水！”哗地随手泼了，又去给她冲了一杯热可可。简萤叫苦道：“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爱喝可可！”尹松果坐在床沿上边扒雨靴边点头道：“是啊是啊，你爱喝白开水，想不到蒋委员长倡导的新生活运动如此地幽灵不散。”简萤呼呼地吹着杯口的热气，不由得好笑道：“这又关蒋介石什么事？”

尹松果换上了一双大红丝绒镶珠子的高跟拖鞋，噼里啪啦地走过来，在橱架上寻蜡烛，顺手拧了一下简萤的耳朵，道：“如今是八十年代啦，我的简小姐！”

简萤喝着热可可，反问：“八十年代怎么样？”

尹松果点燃蜡烛，甩着手上的火柴梗，道：“八十年代嘛，人人都会享受人生啊。”

她的话音刚落，灯就亮了。大楼里大学生们一片欢呼。简萤打开塑料袋，拿了一只牛肉锅贴吃着。尹松果今天的这顿饭，是跟人家打赌赢来的。上午在小教室上课，课间她要跟进修班的男篮中锋比弹跳，说定了谁输了谁请喝啤酒吃牛肉锅贴。当下便有好事者拔出钢笔往他俩的手指头上挤墨水。两个人各自蹬去了鞋，光着脚在地上站着，手指尖上滴答着墨水叫阵。说来也是奇怪，尹松果跳起来，她的手指印巧妙地就点在男中锋的指印上面一点点的地方。有人拖桌子架椅子地爬上去测量一番，也还是只好承认尹松果多跳了一厘米。

简萤吃着锅贴，忍不住笑问：“今天比弹跳你保证你没作弊？”

尹松果不理她，说：“吃你的锅贴。”

简萤便专心地吃牛肉锅贴，嘴角始终噙着笑。只见尹松果麻利地晾雨伞挂雨衣，从抽屉里翻出小电炉来用砖块支好，坐上一壶自来水。电炉的插头一插，